

# 你不能錯過的梅西·簡寧漢

2009年，翩娜·鮑殊的驟然去世實在太令人震驚，以致讓人有些忽略了，在這同一年的差不多時間，舞蹈大師梅西·簡寧漢（Merce Cunningham）亦翩然離我們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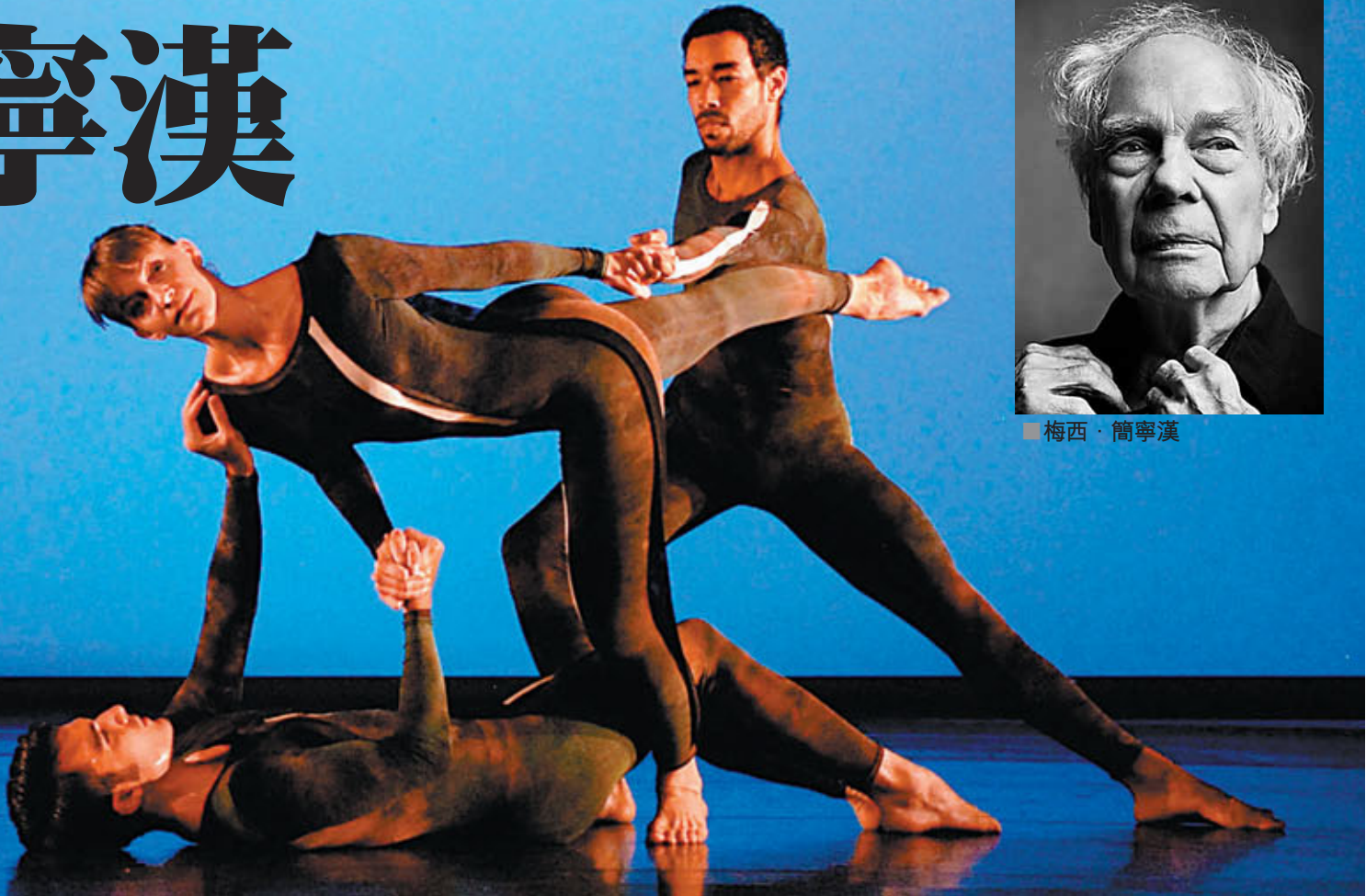
簡寧漢曾是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舞團的獨舞員，1953年自立門戶後，迅速發展出與葛蘭姆截然不同的舞蹈哲學，成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編舞家之一。他一生喜歡探索新事物，不抗拒將新科技帶上舞台。上世紀70年代，他就已經開始研究拍攝舞蹈電影或錄像，之後更開始用電腦程式編舞，並創作了網頁系列《與梅西共度星期一》，成為該領域的創作先鋒。

香港舞蹈家楊春江說：「簡寧漢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比時代走前很多倍，一直到他90歲去世前，其舞蹈精神仍然很前衛，成為後人典範。」

明年1月，簡寧漢舞蹈團將來香港作舞團最後一次世界巡演，演出簡寧漢最後一份作品《Nearly 90》的重新製作版《Nearly 90'》。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梅西·簡寧漢

## 非一般舞者

對學現代舞的人來說，就算未看過簡寧漢的作品，也一定學過「簡寧漢技巧」，楊春江說：「以前看有人上他的技巧課，很乾淨的動作，甚至有些硬淨和死板，像機器人般。後來看他的作品才知道他為甚麼要求動作那麼死板。那是一種完全有潔癖的動作，甚至要求到指尖要怎麼樣。現代舞很少這樣的嘛，大家覺得現代舞就是自由啊，奔放啊，釋放出來啊。他則嚴格要求有控制，是一種完美主義者看美學的目光。很有趣的是，他作實驗、找方法的時候，都好像是有節制，甚麼都行；一去到要開始做作品，就非常有節制。我想，藝術創作就是這樣，你要有一百種可能性，但選定後，就要很堅持，很fine tune，做得最完美。他完全是這類型的榜樣。」

簡寧漢技巧的重點是讓身體的各個部分獨立自主活動，跳舞的同時，腦也要靈活參與。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之餘，還要能互不影響，獨立運作，簡直是老頑童的奇功「左右互搏術」嘛。難怪，楊春江說簡寧漢要的舞者是「smart body, smart brain」。

「人們總覺得所謂的身體極限，是很高能量，很快速度。簡寧漢的是另外一種極限，就是控制身體的極限。他覺得人的身體可以分開不同部分各有各動，身體和腦也可以分開運作，舞者做一樣事情的時候要想另外一種東西，很厲害。他也是最早讓舞者不純粹跳舞的人，跳舞的時候還要感受燈光和聲效，這些東西可能每一場都會變，怎麼變舞者就要怎麼走。他要求所有東西一定要活生生地馬上反應到，再發展到另外一個模式，不斷變。這對舞者來說是一種極限的要求，跳舞的時候腦子好像還要在外面清醒

思考，真的不是每個人能做到。」

## 隨機而動

一般人總覺得舞蹈是喜怒哀樂、真情流露，簡寧漢則告訴你舞蹈是可以很科學的。他的舞作總是剔除故事，消解感情，舞者往往面無表情，動作簡單節制到極致，沒有一絲拖泥帶水。看他的舞蹈，就像欣賞抽象畫，從哪兒切入，在哪兒投入，是激情澎湃還是冷眼旁觀，全由看官自己作主。

在簡寧漢的編舞哲學中，「隨機而動」一直是他的制勝法寶。音樂與舞蹈從來分開創作，動作可以重新拆解組裝，許多作品不到上台前一刻不作final decision（最後決定）；甚至在台上，舞者也要隨機應變，簡直是經歷無止境的身體、智力考試。

「他用Chance Method——機遇方法來找一些可以實驗的可能性。就因為他看舞台不是單面的，所以他做的東西可以隨時轉方向，前後轉，上下轉，左右轉，令到整件事情可以很立體，有許多可能性。他的即興，不是興之所至，而是十分邏輯、科學的即興方法，讓我們知道可以用很科學、很有理據的方法來找創作的可能性。」

楊春江說，早期創作時，簡寧漢甚至會用抽籤等方法來找動作的機會率，到了後期，有了電腦，他則成為了用電腦程式「Dance Forms」來編舞的第一人。「他用電腦來計算機會率，或者三度空間與身體的關係。在電腦裡，對着一個電子身體，可以任意去舞，然後再用真的身體去學那種東西。」

這些「東西」呈現在舞台上就是一具具「數學式的肢體」，充滿了銳利的幾何美。

「簡寧漢的作品，很簡潔、清晰、科學，而有條理，甚至簡潔到對有些人來說十分非人性化，沒有表情，沒有喜怒哀樂的流露，在空間、時間和氣氛上有絕對的潔癖。但是許多純藝術可以讓人去到一種冥想的境界，就是這樣。」楊春江說：「藝術的昇華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像人的成長，小時候總是一味要多，要豐富，要濃，要厚；慢慢大了，才開始覺得說話還是精警好，做事要挑精的來做，吃東西要挑靚的吃。去到某個境界，甚至甚麼都不用吃，像釋迦牟尼那樣。到了一種大師的程度，就會去到一種化境，好像甚麼都沒有了，但又很厲害，不是白紙的那種空白。簡寧漢就是這樣，但是不是人人都像他可以那麼快就去到那個境界。」

## 純舞的堅持

簡寧漢在各方面都是實驗先驅，但對楊春江來說，他最厲害的還有一點，就是對於純舞蹈的推廣。「舞蹈不是用來說故事、談感情、講政治、話教育，不是為了其他東西服務。他好像一直在試，舞蹈作為純的藝術，可以去到多遠。這些說法，對於香港來說，很多人都覺得是很遙遠的東西。就算我們的政府說推廣藝術，但都不會想到這個層次，總還覺得藝術是娛樂活動啊，藝術都是喜怒哀樂啊。但人家簡寧漢50、60年前，甚至更早前已經在做這種純粹的藝術，早過我們多少倍。」

這種堅持不可能不付出代價，只是沒有了這種堅持，藝術也不會顯得那麼珍貴。簡寧漢的創作在早期從來不是主流藝術，在大眾的眼中，他也算是坐過冷板凳，但正如邁克曾撰文所言，「作品沒有妥協，時代的口味終於懂得低聲下氣。」他終究成就了自己的超然地位。



**Nearly 90<sup>2</sup>**  
時間：2011年1月14日、15日 晚上8時1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票價：\$480、350、250、150  
查詢：22687323

## 游·藝·園

文：周凡夫

# 水族文化考察之旅有感

王錦輝中學師生一行35人（老師7人，學生28人，由12歲至17歲），在校長陳偉佳及校董楊少榮的帶領下，於11月15日完成了為期五天的貴州荔波水族文化考察之旅。文化之旅與一般旅遊最不一樣，並非只是走馬看花的觀光，更非強調美食娛樂的購物團。以這次活動為例，特點有四：

一是參與的學生在老師帶領下，出發前已分組進行有關水族的不同主題的資源搜集。二是抵達荔波當晚，貴州民族學院研究水族文化的專家潘朝霖教授很有系統地介紹了水族的文化特色，特別是水族獨有的古老文字產生的「水書」，更將他珍藏的水書典籍讓大家仔細覽閱，引發大家濃厚興趣。三是整個行程安排事先透過有關方面和當地各有關部門進行溝通，讓整個文化考察活動順利且有效、安全地完成。四是整個文化之旅除潘教授全程隨行，隨時解答同學的問題外，北京的王學文博士和文化部港澳台辦公室港澳處的副處長楊曉龍亦特別自北京飛來，大大加強與當地水族相關單位的聯繫，使整個活動的規格亦得以提升。

此行首站訪問了水利大寨，體會水族人迎賓好客、歌唱獻酒的習俗禮儀，接着在籃球場舉行「貴州水族文化考察」啟動儀式，隨後各同學便分組，於大寨內穿家過戶，與水族居民進行訪談、拍照、錄音。翌日去到最多水族人居聚的三都水族自治區，參觀各村經過特別規範設計的一系列展示水族生態及文化的景點，觀看了水族結合生活的歌舞表演。隨後各同學與老師又分組各自入村採訪，觀看手染工藝及特別織紡的藍色及黑色水族胚布等。午飯後到九阡鎮水各小學進行交流，學生分別表演了歌舞、朗誦、歌唱，雙方學生又分組玩集體遊戲，學唱水族歌曲，廣東民謠「有隻雀仔跌落水」……前後兩個小時，校中操場一片歡樂。離開水各小學，在潘教授帶領下，驅車考察已被列為二級文物保護的水浦水族石棺墓。第四天參觀已列入「世遺」的錐狀喀斯特地型其中一個有如世外桃源般的「小七孔景區」；午飯後返荔波城區參觀中國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

## ■兩地學生互教唱歌。



對水族，還是錐狀喀斯特地型的認知，都有了極不同的感受。這確是一次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親身體驗，是一種很生動很有效的教育方法，能大大增進香港青少年對自己國家民族的認同，對傳統文化藝術的了解，特別是水族文化傳統中所蘊含的深厚環保精神，同時更能認識到真正的「原生態」文化，尤其是在年來搬上舞台的所謂「原生態」音樂表演越來越多，幾乎已泛濫的情況下，經過對照，便知該等搬上舞台的所謂「原生態」歌舞，其實是經過加工，加上大量「味精」的「新產品」。

但話說回來，能有機會參與這類很可能會是學生難忘活動的的學生，畢竟只是很少的比例（每人成本估計超過四千五百港元），即使日後各學生將考察成果化為文化節，向社區開放，得以讓更多人士了解水族的文化 and 生活的自然景觀，不僅效果差別大，人數仍很局限。難得的是，作為主辦機構中國民族民間文化藝術交流協會成員之一的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在這次「文化之旅」中亦深有感悟，回程時大家不約而同地，紛紛獻計構想一個新計劃，將水族的歌舞及生活文化，移船就壖，搬到香港來，同時與香港中樂團採用「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亦可以是「保育與發展」）作主題，委約香港作曲家以水族音樂作素材來創作新曲，通過獨特的音樂會形式（如外展性教育性演出）介紹給香港更廣大的市民認識，效果當然不可能像親臨荔波及三都地區那樣深刻及真切和深入，但仍當能喚起更多人關注到這些頻臨消失的珍貴民族文化遺產。（現今水族人口僅約四十萬！）

## 點評集

文：蕭威廉

# 技藝超凡的聖彼得堡愛樂

幅員遼闊的俄羅斯算不算西方國家？肯定不能說完全是，即使她的主要文化都市都接近歐洲，但是在音樂面貌上殊無例外的，總滲透出東方游牧民族豪邁奔放的一面。這個豪邁奔放一詞乍看沒甚麼突出價值，但若拿西方任何音樂大國的精神風貌一比照：德奧的，法國的，甚至是熱情而往往市井平庸的意大利音樂，便可見她豐厚感性的獨特性質。聖彼得堡愛樂在11月底訪港的一連三場音樂會，從演出場次之多到所奏曲目之繁，以及其所展示的精湛技藝（柏林、維也納愛樂過港，都是只奏一場），都在在證實了俄羅斯音樂家們的天賦豪情。

當然，藝術上講究的永遠是質量而非數量，精神上的享受勝於可數算的，不過對於這種一流的音樂勁旅，在疲憊的巡迴旅途中，能夠不吝體力及心思上的付出，給號稱亞洲金融大都市而實際是文化藝術的畸形產兒，與生活在其中的喘喘無寧的心靈乾涸的市民奉上一場場的音樂盛宴，這首先是值得讚美的。

第一場音樂會在荃灣大會堂舉行，座無虛席的熱鬧觀眾席更增添普羅大眾的平民氣息。當浦羅哥菲夫的第一交響曲《古典》在Maestro Temirkanov的雙手指引下，以充滿火花元素的飽滿音樂向觀眾呈現時，我的感覺是在港式茶餐廳（大眾聚餐場所）吃到了最上乘的黑松露鵝肝醬！他們的弦樂，從第一小提琴到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組，是那麼的井井有條、整齊優美，而不是其他任何樂團（柏林、VPO、港樂等）的整齊而機械式。藝術家們如一組組奇異的、類天鵝塑像的天使群體，奏出了精確無方而令人心潮澎湃的音樂。關鍵何在？我盡情瀏覽和聆賞，發現他們的不同處在於：心沖灌注於音樂，並且對音樂表情的「提前量」——一個抒情樂句即將展開時，全組第一小提琴立即放鬆身體、甚至連面部表情都是柔和自然的，於是奏出了柔美一體化的美妙不可方物的樂句……這種對音樂的無保留感性溝

通，同時又彷彿天經地義的藝術原則，讓我越聽越是激動得不能自己，整曲奏畢，我已激動得淚盈於眶，只好笑罵自己出醜了。

可惜第二首浦氏的C大調鋼琴協奏曲，獨奏者Denis Matsuev雖也身手矯捷，但由於音色上、力度上並無對此曲的新見解，令我感到洩氣。他的返場反倒有趣，先奏了不知名的一首短曲，寧靜而清幽，像一具寂寞的八音琴（一種手搖的、發條式鐘琴）在古老的歐洲街頭奏響；之後又加奏了史克里亞賽（Scriabin）的《春之祭》作品8的第12首，再度的激蕩洶湧而略有詩意。

第二場及第三場音樂會則在文化中心舉行，Matsuev與樂團先奏了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三鋼琴協奏曲（D小調），同樣是技術完善但乏新意，他的鋼琴音色過於「一般化」而無個性。音色，才是一個音樂家的真正本色，奏得再響或再快，不過是表面的工夫罷了。與第一晚一樣，他的Encore較為有趣，先奏了一首鬼馬短曲，再奏了一首改編自羅西尼《塞維里亞理髮師》的炫技曲，改編者應為俄羅斯音樂學者，作品淋漓痛快又有斯拉夫式的滑稽癡趣味，搞笑得令人拍爛手掌。

下半場的《春之祭》是重頭戲，和第一晚的重頭戲（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同樣讓人意猶未盡——這裡更多的是一種因循，展現的是芭蕾舞劇院裡的舞蹈而不是原始大地的生命氣息，是貴族社會式的講究和儀態，缺少對先民的探討和祭祀儀式的創造。在這兩首大型作品的演奏中，Temirkanov顯示他是一個劇院音樂的大師而不是有深度的交響詩（曲）藝術家。

最後一天的曲目編排更加說明了我的評論觀點：純獵奇風味的《天方夜譚》，以及幾首短曲：《節日序曲》、《羅密歐與茱麗葉》幻想序曲，壓軸的是《一八一二序曲》，果然是但求熱鬧一番便可。不過對於香港的大多數觀眾而言，這樣的娛樂性也甚合胃口，正是皆大歡喜了。

## 活動推介

### 原創音樂劇「莎翁的情書」

繼音樂劇《Animal Farm動物農莊》後，Theatre Noir將與香港話劇團攜手炮製全新英語音樂劇《With Love, William Shakespeare莎翁的情書》，以苦戀單戀明戀復戀為題，配以幽默抵死的對白、多元化的原創歌曲，讓我們穿梭莎士比亞的感情世界，遊走現代都市的愛情故事，尋找「愛」的感覺。

時間：2011年1月21日、22日、29日 晚上8時  
1月22日、29日、30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  
票價：\$150，\$100  
查詢：2904 7118  
英語演出，附中文字幕。